

乐在谜中

儿时对谜就有所接触，并有着浓厚的兴趣。记得一年夏天，我同父亲在院中老槐树下纳凉，父亲看看那冒烟的烟囱，给我出一个谜：不怕弓箭不怕刀，只怕大风折断腰。我一时没得猜出，我爹指一下我妈烧锅顺烟囱冒出的轻烟，不时被风所扭曲，我突然想起谜底，是烟，爹爹点点头，那种猜中谜底的高兴劲不亚于买块糖吃。上中学时我钟爱元旦谜会，因为在这等场合我能显显身手，记得有一回有一个谜面：夫人无头可怕也！打一老师名。那张谜条到最后还在玻璃窗上，没人猜出。我要啃啃这块硬骨头，我分析夫人无头就是天，可怕就是畏，这不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畏天吗！射虎中也！赢得喝彩，有人给我送个外号：小文豪。以后谜就是我的兴趣爱好，不但猜谜，而且还加入制谜的行列。

退休后谜语更是我的好伙伴，我有时间去亲近它，去探讨它。谜语能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，培育智慧、陶冶情操、增进知识，又有趣味性、娱乐性于其中，谜中有诗、有典、有史、有联、有画，引人入胜，赏心悦目。有人说猜着不

容易，其实猜谜也并不复杂，无非是“增损离合”、“会意借代”之类，若掌握技巧发现规律，就很容易射中。从2006年起，扶沟县委老干部局每年都要举办一期谜会，制谜之事就落在我身上。我虽觉力不从心，但也推却不得，在退休以后能为老干部制造快乐，也是我的荣幸。于是在这一年中我就研读这方面的知识，收集这方面的资料，推敲构想谜面，力求用字精巧简洁，语言优美风趣，立意新奇。如：因为自大一点，惹得人人讨厌，打一字，为臭。缺一点良心，打一字，为恩。这就有些意味，也有思想性，告诫人们，不要自大，要守道德。

举办谜会，是酿造节日气氛，为使老干部开心快乐，谜面有复杂的，也有简单的，雅俗共赏。像白菜去心为刘邦（留邦），草上飞（早）之类，一猜就中，满足一般人所需，让他们毫不费力地享受奖励。也有难的，为高水平人所准备。有一谜面：巍巍青山两岸走。猜宋词一句。猛一看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无从下手。若想猜中，一定要对宋词有所了解。谜底就来自欧阳修的《采桑子》：

“轻舟短棹西湖为，绿水逶迤。芳草长堤。隐隐笙歌处处随。无风水面琉璃滑，不觉船移。微动涟漪，惊起沙禽掠岸飞。谜底应理解为不觉得船在移动，为不觉船移一句。每年都有猜不到的谜语，于是应老年大学学员的要求，特意安排谜语知识讲座，破解这些疑难谜面，同时谜面形式也在更新，近两年又安排联谜在其中，如：风起山中风追雾；日现水底日影重。打二字，谜底为岚和沓。谜面就是一副队联，平仄有序，对仗工整，很富有诗意。今年灯节，我又根据李白名句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中的前句拟出谜面：两岸猿声啼得住。打一节日名，为元宵节（猿啸节），也很有意味。

一年中我在为谜语之事忙碌着，虽无报酬，但我乐在其中。每次把我亲手制作又亲手书写的166副（意要顺顺）谜语彩条张挂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厅内，又迎来面带笑容的老同志竞猜，我心里更是春风荡漾，这是我劳动成果的展现，我觉得退休生活很有色彩。

（扶沟县委老干部局 毛德民）

童年拾趣



暑假，我给五岁的女儿报了舞蹈班、画画班。我想暑假对于大多数的孩子而言，应该都少不了上这补习班、那补习班的生活吧！

下午送女儿去舞蹈班的路上，女儿看到一棵花的叶子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蜗牛，激动得不得了，大声叫着：“妈妈快看，好多蜗牛，它们是不是在开会呀？”看着孩子脸上兴奋的表情，听着孩子童真的话语，我停下脚步，陪她看了一会。跳舞的时间快到了，但女儿还在津津有味地盯着蜗牛看，好像没看够。为了不耽误跳舞，我硬拉着女儿的手，把她拖走了。我答应她等跳舞结束再陪她一起来看，她撅起小嘴的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。

想想现在的孩子，物质条件虽然都得到满足了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童年生活远远不如我们小时候那样多姿多彩。现在孩子少，除了大人以外，孩子们几乎没有玩伴，他们的内心是孤独的。陪伴他们的除了幼儿园的老师，就是故事书、动画片……现在到处都是车，家长很少放手让孩子独自跑出去玩，即便是在自家门口玩，家长也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，如若稍不留神，看不到孩子，家长就会紧张半天。这样孩子哪儿来的自由可言呢！

想想自己小的时候，每天的生活真是无忧无虑。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小伙伴们多，每天上学、放学都是成群结队。一到周末那就更是我们孩子的世界了，根本不会像现在的孩子那样，去上补习班；也不会缠着父母和自己玩，给自己讲故事；更不会动不动就嚷着没意思。那时，我们会卷起裤腿下河摸鱼、爬树摘槐花、挖起河边的泥巴捏泥人……有时我们也会玩捉迷藏，那玉米杆里面，草垛上面，角角落落里，都可以藏身……有时我们会去地里扒红薯，在地上挖个洞，把红薯埋进去，点燃玉米杆等能够燃烧的东西，过不了多久热腾腾，香喷喷的红薯就烧好了，大家你一口，我一口，那吃的真叫香呀。哪儿像现在的孩子，父母想方设法做的好吃的，追着赶着也喂不到孩子肚子里呢。

我们小时候跳绳、摔纸片、拾子、丢沙包、踢毽子、捉蟋蟀、抓蝴蝶……总有玩不完的游戏。那时，我们没有做不完的作业，没有上不完的补习班，也没有太多的故事书，也没有太多的动画片……我们有的是走近自然，融入生活。麦忙时我们提着袋子去地里拾麦穗，给大人往地里送水送饭；秋收时，我们会帮忙剥玉米、捡红薯；我们经常钻进玉米地里拔草、去找马泡瓜、香麻溜；初春时节，我们还会和大人一起去地里挖野菜……

儿时时光是那么令人难忘，那么有趣、开心、幸福，笑容就像是刻在了脸上，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咯咯的笑声。但愿现在的孩子，也能多些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少些来自作业的负担。多些时间走进自然，增加点生活经验，拥有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。

（扶沟县人民法院 范娜娜）

桑树园里的童年

拾起童年的那一抹记忆，仿佛是在梦里发生。那一片片桑树园，也不知为什么就消失了，就像不知道它为什么诞生一样。

关于桑树园的记忆，要从捉兔子开始。小时候总喜欢跟着大我几岁的哥哥们玩。每逢夏天，烈日当头，他们总喜欢到桑地里捉兔子。那时候的桑树不高，树林大概有50米深。黄彤彤的小兔子会躲到一畦畦的桑树底下乘凉。绿葱葱的桑叶总是不能很好地掩护它们的身体，远远就能看到小兔子露在外面的尾巴。小伙伴们会立即警惕，蹑手蹑脚地朝兔子背对的那个方向走去。大概记得抓兔子的过程就是这样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捕获过。

后来桑树长高了，我也长大上了小学。朦胧中的一个暑假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相约到隔壁村的桑田里去采桑葚。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小袋子，准备满载而归。也不记得怎么样就跑到了二里开外的桑园，也不记得有没有主人看管，我们这一群小孩就像过路蝗虫，一窝疯钻进了桑树园。置身在淹没自己的木园里，绿色的叶身挡住了我们的视线。只听到小伙伴们发出对桑葚的惊喜：

“啊！我这里有好多红色的！”
“我这里还有很多绿色的！”
“嗯，我这棵树上全是黑色的！”
“红色的不能吃，吃了会流鼻血！”
“呀！这黑色的把手都染黑了！”
……

小伙伴一个接一个爆料着自己的发现。前阶段，大都先过嘴瘾，吃够了甜头儿、尝足了酸头儿，才往口袋里装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个从地里都钻出来了。小伙伴们相视后第一个表情是大笑，因为彼此的嘴巴边都沾满了“胡子”。大家试图用手抹去，但谁也抹不掉，都担心着回家怎么和家长交代。



眼看太阳已经下山，小伙伴们不得不提着为数不多的桑葚回家。路上的时间总是被遗忘，只知道那次没挨吵，桑葚也不知去了哪里，嘴上的“胡子”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没有了。

再后来跟着妈妈去采桑叶，一大包一大包地背回家，卖给养蚕的人。似乎还记得小肥蚕可爱的样子，有两个黑色的眼睛，头是圆的，身子肉肉的，很白。有没有触角、脚和牙齿，已经不太清楚了。而且大肥蚕和小肥蚕长得还不一样。只见蚕农把一层新鲜的

叶子铺在装满蚕宝宝的架上，小蚕们在下面享受美食，沙沙作响。第二天再去，昨日新鲜的桑叶会被残梗和屎粒代替，又会有一轮新的桑叶上架。我总是这样一天一天跟着妈妈去桑园，采桑叶、卖桑叶、看小蚕。看着看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小蚕和桑园就都没有了。

童年就像桑树园，不吱声就换了衣服。那伴随着桑树园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儿时的那片热土上。

（郸城县蓓蕾艺术学校 王卫霞）

老家水塘

绿得几近黑暗，根植粗壮有力，地力的肥厚，把一棵棵玉米养育得虎背熊腰，虽然还处于发育的青春期，让你分明看到了生育的茁壮，用农民大哥的话说，亩产又是一两千斤。

几个同学，确切地说是几个老爷们，虽逾知天命，却发乎童心，一会儿仰面游，时而扎猛子，全不顾在岸上时的矜持与体面；呈能的，会四面朝天，会身体上旋，表演着水面睡觉和旱地拔葱的技巧，这些技艺也罢，炫耀也罢，都是儿时快乐无尘的烙印，是河边农村孩子必有的生活乐趣和求生本领。看

着一个个发福隆起的肚腩，没经风刮日晒、养尊处优的肢体，还能做出这些样动作，我即可笑又可叹。至于那些不靠河长大的伙伴儿，我们统称之为“没水性”，也徒有洋洋得意的份儿了，最多，在塘边学着点“狗刨”而已，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水资源。手泡胖了，肚子饿了，小腿亦有点抽筋，我们尚未尽兴，便已显力不从心。相约明日复往，俨然忘了“得意不可再往”之古训，真真毛病难改。

（周口平原宾馆 龙井）